

目 录

谁是奇迹的创造者	一 草(1)
陈永贵五到石坪	孔令贤(18)
李锁寿和他的战友	孔令贤(34)
花儿越开越鲜艳	王子硕(59)
“我们村前头……”	雁 翔(75)
寨岭山之歌	宋新柱(89)
葫芦沟的战斗	宋新柱(112)
虎头山上擎旗人	一 草(140)
插上金翅膀飞翔	孔令贤(162)
华主席走遍昔阳大地	韩锺昆 杨智瀚 李承魁(178)
疾风知劲草	韩锺昆(191)
几句题外话	莎 荫(204)

谁是奇迹的创造者

一 草

一九七一年的隆冬季节。

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土石飞溅。昔阳县大寨公社南埝大队的立姜山立刻开了花。不等浓烟散去，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就出现在炸开的岩石上。只见他把有力的大手一挥，喊了声“同志们，干哪！”立姜山上立刻又紧张起来，人声沸腾，车水马龙。铁锹同沙石的撞击声，人们的咳嗽声，车轮的滚动声里，李锁寿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白单衫，迎着腊月天的寒风，把一块石头垒到大石坝上。

谁曾想到，一个月前，就在这立姜山上造平原的战斗中，李锁寿身负过重伤。那一次，他的四根肋骨压断了，左大腿骨脱臼了，骨盆破裂了，因为出血过多，心脏衰弱，被抬到县医院才抢救过来。如今，那令人耽心的事故刚刚过去，他的伤还没有全愈，走路还得拄一根拐杖，就又冲到战天斗地的火线上来了！

李锁寿是个铁打的人。南埝的贫下中农就在他的带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在从来没有长过庄稼的立姜山顶上造出了三十亩“人造小平原”。当布谷鸟迎来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的时候，多年来耸立在南埝大队门口的立姜山长出了第一代青

翠、茁壮的幼苗。

整整七年，从界牌岭到柏岩山，从九龙关到西五川，在昔阳县一千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炮声震天，顽石开花，雄伟的高山被一劈两半，滚滚的河流被逼上高山。五条大川，三千条沟，川川是令人惊叹的变化，沟沟是出人意料的奇迹。千里太石坝突然耸立，三十二万亩大寨田骤然建成，渠道象盘山的玉带，水库象山谷的眼睛，曾经是皋落氏部落的昔阳，几千年来，山河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气象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新！

谁这是前无古人的奇迹的创造者？

是虎头山下的大寨人，是立姜山上的李锁寿，是昔阳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

社会主义的人

今天，昔阳人民豪迈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的人！”

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人，就是社会奇迹的创造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的巨流掀动起昔阳县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界都河边，陈永贵同志带着队伍冲上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火线。就在这个时候，阎庄公社的峰洼大队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十九岁的女共青团员刘艮棠同大队长干起来了。

事情是这样：当昔阳县革委关于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决定传达到峰洼大队的时候，社员们一下沸腾起来，这个要治沟，那个要劈山，都准备为建设大寨县显一显身手，拼一拼意志。

谁知大队长把头摇的象拨浪鼓。他不执行上级的决定，不听群众的意见，要派四辆大马车跑出去搞运输，抓现钱，连老支书都挡不住。眼看着峰洼大队要走邪路。刘艮棠一咬牙，一狠心，冲上来了。她问老支书：“大队长走的路对不对？”老支书说：“不对！”她立即站在大队长面前，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的人，不干资本主义的事！”

大队长万没想到半路上杀出这么个程咬金来，气的大发雷霆：“我一不贪污、二不多沾，抓钱为的是给社员多分红，怎么是干资本主义的事？”

刘艮棠一针见血顶上去：“你抓现钱，靠‘能人’；顾眼前、丢长远，怕艰苦奋斗，吃过水面，你把峰洼的社员往什么路上领？”

大队长说不过艮棠，一扭头走了。艮棠妮不罢休，沿门走户，一个一个发动群众。她对老年人讲：“过去的苦受够了，‘能人’的本事领教了，咱当社会主义的人，不走资本主义的路。”老年人听得高兴，说：“妮呀，说得在理，事办的对头，我支持你！”她对年轻人说：“咱是红旗下长天的，是当社会主义的人，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年轻人告诉她：“咱当社会主义的人，走大寨的路！”就这么着，她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把年轻人发动起来了，把大队长的岳父、哥哥也发动起来了。哥哥跑去劝弟弟，好话赖话说下一大堆，弟弟不听，气的哥哥跑到公社告了状。那一天，大队长打发车往外走，当场就被群众堵回来了。党支部开了个党员大会，大队开了群众大会，刘艮棠在会上痛斥资本主义，她激动得两眼含泪：“同志们，我们生做社会主义的人，死做社会主义的鬼，为社会主义，我们豁出去

了！”群众的批评教育语重心长，大队长终于低下了头，说：“我错了，我是钱迷了心窍，怕走社会主义道，往后，听大家的。”

斗争胜利了，峰洼的学大寨运动搞起来了。刘艮棠也在斗争的风浪里摔打出来了，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社会主义的人，这是一个崇高字眼。这个字眼包含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奇迹，不过是那些忠诚于社会主义的人的平凡而伟大的行为而已。

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了，还没下一点雨。北界都大队五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樊顺科整整一个月没下山吃过一顿饭，睡过一夜歇心觉。他守在盘山渠旁，水来了浇地，水停了就躺在水渠旁休息。一天晚上，他接到通知，水库停止放水。樊顺科一个月来，头一次跑回家吃了顿热饭。刚躺到炕上，就听有人喊：“水库要放水了！”樊顺科一轱辘爬起来，提起马灯，扛上铁锹就走。

他一口气跑到水渠边，水头没有下来。等吧？他急啊！就顺着渠道往上游找。一直跑到“五里坡”，水渠还是干的。于是他又往上追，又跑了五里路，到了前安阳沟大队的龙盆沟口，才听到哗哗的流水声。顺着水声，他举起马灯一照，“呀，糟糕！”原来水刚进入渠道，就冲了一个缺口，顺着缺口流进了荒坡。樊顺科心里过于急了，挥起铁锹就干，谁知水急沙散，堵一锹，冲一锹，缺口反而越冲越大。他想着受旱的庄稼和社员焦急的心情，看着流跑的渠水，把铁锹一扔，扭过身，一屁股坐在缺口上，用身体挡住了缺口，渠水在他身上打了一个漩涡，回过头去，顺着渠道流下去了。就这样，渠水流啊，流啊，流到一轮红日挂到东边。水停了，樊顺科才艰难地站起来。

北界都干旱的土地浇上了水，但有谁知道，这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创造社会主义奇迹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千万万。昨天的小生产者，今天为社会主义把心操碎，这就是奇迹！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大寨公社井沟大队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早已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刮的街上的电线打起尖厉的唿哨。这时，六十七岁的贫农老大爷李国嘴，顶着狂风，急匆匆地向“五亩地”里走去，只见他一手拿着一条索绳，一手还在系着兰布夹袄的扣子。他的腿，看上去有点不利落了，但走的却一步紧似一步。

三更半夜，狂风怒吼，老李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半夜三更跑出来？原来，那天下午，老李在“五亩地”里点种玉茭，没等点完，夜幕就降临了。为了第二天点种好寻垅，就留下一垅没耨。谁想到半夜里起了风，大风把老李惊醒，他突然想到那一垅玉米，垅还亮着哩，要不马上盖住，垅就得被吹干，二、三百棵玉茭就休想出苗。他一轱辘爬起来，急忙穿衣下床，柜根下找了条索绳，转身就往外跑。被他惊醒的老伴，看他这突如其来的行动，莫名其妙，就问：“你咋起来……”老伴的话还没全出口，老李早已冲出门了。

老李从小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八岁就给地主放牛。四十多年的黑暗日月，饱尝了人间的一切痛苦。全国解放以后，才结束了他苦难的生活，党和人民分给了他房屋和土地，他多么感谢党和毛主席啊！但是，习惯势力束缚住了他，有几年，他决心在分给自己的土地上出力流汗，干出个好生活来。但

是，老李的路没走通，还是毛主席把他引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位饱经风霜的庄稼人，成了一个竹板弓，一个劲，认准道，不听邪，踢开一切绊脚石。开展学大寨运动，他说：“咱是社会主义的人，要为社会主义干！”把心都交给了社会主义。

这时，他心急火燎地来到地里，把索绳往耒耨上一拴，四下里找了两块大石头，重重地压了上去，然后把绳子往肩上一挎，迎狂风，顶风沙，一步步地向前拉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和社员们一块来到地里，人们一看头天亮着的垅耒耨过了，都想这是谁干的，可是老李吧哒着旱烟袋，一声不吭。

这就是今日的昔阳人民。就是昔阳奇迹的创造者。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些叩人心弦的故事，但是，当你置身于他们之中，才能感到，他们身上蕴藏着多少社会主义斗争精神，和多大社会主义干劲！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心象一团火，就是扑在冰山上也能把它化掉！

甘洒热血写春秋

当年，有多少动人的诗歌颂过战火纷飞年代的无产阶级英雄，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这些热爱生活的人，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新生活。他们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革命情操永远鼓励着人们前进。今天，新的社会奇迹的创造者，谱写了绝不比当年英雄逊色的颂歌。

他们说：“生命是宝贵的。但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甘洒热血写春秋！”

他们说：“谁不热爱生活呢？但是，为三十亿人的幸福生活，我们从来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一九七二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凤居公社黄岩大队在河南坪垫地的社员休息了，对面土坡上刚点着的雷管导火线在燃烧着。忽然，队里的一个小骡驹朝爆破处跑去，人们一个个站了起来，盼着它快离开那里。可是，小骡驹又偏偏跑到那里不动了。土山就要爆炸了，眼看一场事故就要发生。只听“噌”的一声，一个四十七、八岁的人从人群里冲了出来，朝小骡驹奔去。

“广富，快回来！”

“队长，不能去！”

人们急促地呼喊着急。

陈广富的心里只有社会主义的路，他连一点也没有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小骡驹的头。可是小骡驹没笼头，没缰绳，光溜溜的脑袋又从陈广富怀里挣扎出来，给他站了个对面。陈广富又一个猛子朝小骡驹冲过去，小骡驹受了惊，一声长鸣跑出了危险区，陈广富也带着微笑往回返。广富没跑出几步远，炮响了，滚滚的烟雾和土气把他吹出二十几步远！人们立刻围过来，陈广富虽然摔得头晕眼花，他还是立刻挣扎起来：“没什么，社会主义建不成，我是不会死的！”

在大旱之年，谁都知道水是宝贵的。经过“千里百担一亩苗”战斗的昔阳人民，对一滴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啊！

皋落公社库城大队二十二岁的共青团员、回乡知识青年

乔喜和从下河的截潜流往“柳树嘴”拉水。谁知道等他拉到，地已经浇过了。他决心把这车水送到沟下去，可是下沟没有路，只有一个四十来度的大陡坡。他看看陡坡。看着沟底黄萎萎的庄稼，一狠心：闯下去！他把牲口解下来，赶到了一边，架起车辕就往下走。队长远远见他要下沟，着了急，忙喊：“乔喜和，不能下！”他抬头看了一眼队长，说：“没关系，试试看。”一边说一边拉着车一步一步地朝沟下滑去。突然，车轮子在一个土路台上一闪，又在一块石头上一碰，后车盆朝陡坡上一闯，车子失去了平衡，辕杆“各登”一声向前栽去。这时喜和如果一撒手，完全可以闪开。但这是五百斤水啊！水就是社会主义的粮，他命令自己：不能撒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就地一坐，车上的水桶“嗖”地一声朝前穿来，又在他的脊背上向前滑去，留下了一道血印印。这时他一鼓作气，一扬头，五百斤重的水桶停在了他身上，慢慢地又把他压了个双叠腰。他咬着牙，眼珠憋的圆溜溜的，汗珠象下雨一般往下淌。当担水点种的人们赶来时，他喘着粗气，嘴唇都憋成了黑青色。这时，他在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啊，可是他连哼都没哼一声。事后还说：“这一下，可练了练我的筋骨！”

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队有个共产党员叫任爱良，今年才二十九岁。在劈开寨岭山的战斗中，他曾先后被塌方埋住过三次。每次当人们把他抢救出来时，他总是抖一抖身上的土，连气都不喘一下，爬起来继续干。一九七〇年扩展寨岭山石洞，他又投入了战斗。一天，刚放过炮，任爱良第一个冲进洞里排除被震活的石头。刚冲进去，一股浓烈的烟雾扑鼻而来，呛得他睁不开眼，出不来气。这些，他全然不顾，拿着根钢钎一直

往最危险的地方冲。只听“哗啦”一声，一块石头滚下来，压在他的腿上，把腿压断了，人也晕过去了。人们抬着他往医院送，半路上他醒过来了，望着抬他的人们哈哈一笑说：“往哪抬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他的头上往下滚。

到一九七二年天大旱，任爱良又拄着双拐杖把看水泵的任务抢了过来。人们劝他休息，你听他怎讲的：“大寨共产党员石桂林搞人造平原，把命都交出来了，我负了点伤算什么！”

这些事迹是动人的，因为这是真正的英雄的事迹。然而，昔阳人民更自豪和骄傲的是，他们的行列里有多少人为革命把生命都交出来了！

一九七四年元旦刚过，大地还未解冻，但在昔阳县已经是春意盎然了。大寨公社留庄大队南沟河人造平原的工地上，更是车来人往，胜似春光。一队工段附近就是电话线、广播线、高压线等，不能放大炮。三十九岁的党支部付书记李银兰和社员一起就采取了打洞闪冻皮的办法，来提高工作效率。十八日下午，李银兰和一个年近半百的老贫农一起，一左一右地在南庄三丈多高的塄上打洞。一镢一把汗，一镢一块土，挖到二尺来深的时候，李银兰对那位老贫农说：“快离开这里，这里危险！”

“那你哪？”

“我不怕，我比你年轻，活套。先把这块冻土干掉他，大家干活才保险！”

李银兰让老贫农离开了险区，他又一镢一镢地刨了起来。

没一袋烟工夫，只听“哗啦”一声，冻土突然塌下来。

李银兰顺着三丈高的陡坡往下跑；冻土块顺着三丈高的陡坡往下滚；人们的心紧紧地绷着，都为李银兰捏着一把汗。

李银兰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摔倒了；冻土块一摔三半，两块飞向两边，一块朝李银兰肩上砸来……

人们立刻向负伤的李银兰围过去。他忍着痛说：“没有事，我这不是好好的，该干甚干甚！”

人们把李银兰送到公社医院，他对送他的人说：“快一点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李银兰的伤是严重的，立刻被转到了阳泉市医院。一路上，他处于昏迷状态，可他还断断续续地说：“加——加油干！”就在这一天晚上，李银兰同志光荣地牺牲在医院放射科的爱克斯光机前。

是谁创造了奇迹？就是这些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谁写下了昔阳的革命春秋？就是这些甘洒热血的共产党人！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前进

今天，昔阳的群众有一句很自豪的话：“过去人怕天，如今天怕人！”

“如今天怕人”！这就是奇迹。

想想看，昔日被孔孟之道、旧意识形态、落后、迷信、小农经济的无所作为的思想紧紧捆绑起来的农民，一场推倒三座大山的大革命，一场文化大革命，砸碎了这付沉重的精神枷锁，眼前，天也高了，地也大了，劲也足了，一支天不怕、地不

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农民就这样出现了，这怎么不是奇迹！

听听安坪公社安坪大队五十六岁老贫农王子万的话，有多么振奋人心。他说：“你看见安坪川了吗？一眼望不到头，笔直的大坝，满川的水稻、玉米和高粱。我就在安坪川的变化中解放了思想，不再谋自己的那点小利了。一家一户，看着自己的老婆孩，那活着没意思哩！”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变革！这个变革要从八年前说起。

文化革命之前，王子万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他爱说这么句心里话：“集体再多，轮到俺名下有几个？俺总得给自己打算打算哩！”那是一九六一年，安坪川还是一片乱石滩。正是刘少奇疯狂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这股风多多少少符合了王子万的那个“打算”。王子万就给自己打算了打算：白天在集体地里磨洋工，起早搭黑在南河滩上刨“自由地”。天天连早饭都得闺女送到地里吃。别人穿棉衣还嫌冷，他光着膀子满身汗。整整一春天，刨下五十多块“自由地”。有了这么多“自由地”，他积的肥不给集体了，白天也不到集体地里劳动了。有的贫下中农看不惯，说：“王子万忘了本，往资本主义邪道上跑了！”王子万不服气：“一个人搞一分菜，二分麦的，政策允许！”

事情怪就怪在这种歪理还有人支持。当时，县里有个负责人下乡到安坪，偏偏就把王子万的这“一分菜、二分麦”看成“经验”，在全县开了个电话会，号召全县人人搞“一分菜、二分麦”。这一下，安坪的乱石滩热闹起来了，东一片，西一片，成了开“自由地”的自由市场了。几年工夫，安坪川的乱石窝里，挤满了巴掌大的“自由地”。

突然，一声春雷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势如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把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砸了个粉碎，人们脑袋瓜里传统的私有观念也受了一次大洗刷。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开始了。大家擦亮眼睛分道路，说：“安坪川是资本主义泛滥的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要先占领安坪川！”

成千人大战安坪川的战斗开始了。

起初，王子万心里很不好受。他想：这几年，南河滩的“自由地”供一个儿子上了大学哩，要治了安坪川，往后可就没这个来路了。但是，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治滩工程一天一个样的大变化、大进展，逐渐把王子万引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来了。晚上吃罢饭，坐上一个小凳子，两眼盯着安坪川上灯火辉煌的工地，不由得想：解放前，自己凭力气给地主种地，靠不住；解放以后，在分给自己的土地里单干，也靠不住；人民公社化了，贫下中农的生活才成了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两年鬼迷了心窍，不想社会主义想自己，走了回头路。一想起走回头路，他就浑身发抖；那苦和罪永辈子也忘不了啊！

他找到党支部书记说：“我在旧社会活的时间长，旧道上走的路子长，转得慢，你别怪啊！”

支部书记说：“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和私有观念斗争还要很长时间哩！”

王子万就这么着投入了治理安坪川的战斗。一九七二年冬，在复垫七百亩南河滩时，他参加打坝工程。听说石头赶不上用了，他就马上要求到石窝干；有了石头，运石头赶不上了，他又跑下来，帮助装车运石。一次装车，大石头把指头砸

坏，血一个劲往外流，他让保健员抹了点药，一咬牙，又干起来了。队长看见了，让他下去，他说：“好队长哩，自打公字占领了我的脑袋，我的劲就憋不住了，流这点血才放了放气！”在那些日子里，别人早上四点钟出工，他总是三点半就到了工地；晚上收工不回家，总是跑到办公室给干部反映情况，给第二天的工作提点建议。他把心扑在了社会主义上，把力量用到了大干社会主义上，广大贫下中农说：“王子万才越活越年轻，成了不是干部的干部了！”

在昔阳就一个王子万吗？不是，有一千，有一万。他们在同传统观念斗争中得到的自由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多。

在同旧意识形态斗争中争得更大自由的昔阳人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争得了新的自由。山，他们敢搬；河，他们敢闸。他们制服了洪水，他们战胜了大旱，“如今是天怕人哪！”

昔阳人都知道松溪河，都能说出一大堆松溪河的故事来。但是，旧社会和松溪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却是血和泪的故事。那时候，人们躲着它，怕着它，让着它。地上了山，人上了山，土地越冲越少，河床越来越宽。有一首民歌这样说：“昔阳松溪河，年年遭灾祸，禾田房屋被冲走，穷人苦难多。”但是，这永远成了历史。坑害劳动人民多少年的松溪河在昔阳人民的手下驯服了。

如今的松溪河，到处是碧波荡漾的水库，一条条高耸的大石坝，成排成行的杨柳，笔直平坦的马路，一片葱绿的稻田，一排排、一层层的新窑新房，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松溪河两岸新垫的一万九千亩良田，一年就要收粮一百四十多万斤，这是

多么大的变化！但是，当那六、七十岁的老大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把长鞭一甩，赶着大车送战备粮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这条崭新的松溪河却并没有引起多少联想，他们已经看惯了，已经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昔阳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就在松溪河边上。过去，河离村有二里远。后来，松溪河发一次洪水，他们就后退一次，一直退到村边，两岸五百多亩地已经有二百亩变成河滩了，还是退！退！退！到一九六三年大洪灾，村子也给洪水包围了，人、畜只好退到县城的高垣上。那时候，没人敢说治河，也没人敢想治河。人们无可奈何地说：“比起洪水来，咱们人才有多么大点力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八年，昔阳县委决定治理南河，要河水让地。陈永贵同志跑到南河规划治河工程：上游打一条拦河大坝，然后，劈开白劳坡，让松溪河穿山而过，空出河滩，造地一千二百亩。谁知计划一提出，东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孔庆喜大吃一惊。他又摇头，又摆手，说：“不沾！不沾！大禹王治水，那是故事，要真干，办不到，新地造不下，连俺那二百亩洼地也贴进去，这事办不成！”老贫农李贵元从大寨的经验中学到了点东西，胆子比孔庆喜大。劝孔庆喜试一试。孔庆喜就是不干。他说：“不是我不治，是治不了，我要对全体社员负责！”当时，支持孔庆喜的人还不是少数。他们的道理是：“水火无情。天有玉皇，地有地神，河有河神，这人只能管人的事，不能冒那么大的险！”

支部书记不通，有的社员不通，南河工程干不成。陈永贵同志说：“认识要经过实践，等实践中提高了认识再干。”把昔

阳学大寨的第一个工程改到了界都河上。

界都河是松溪河的下游，南北两山，中间全是河滩，水势比南河大，工程比南河更艰巨。但是，治河大军在这里大干了一年，到一九六九年，一条万米大坝打起了，一千多亩滩地垫成了。消息传来，孔庆喜立即跑到了界都河工地，他又大吃一惊：“咳！这河也能治理！”他猛然回身，一路小跑，在大坝上找到了陈永贵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陈，这一下我解放了！”陈永贵问：“你什么解放了？”孔庆喜指着脑袋说：“这儿，这儿解放了！有毛主席领导，有社会主义，人能治河，人也能搬山！”

陈永贵笑着问：“你不怕毁了你的二百亩地？”

孔庆喜不好意思地说：“解放思想学大寨，人不怕天天怕人。现在我代表东关大队向县革委请战：要求南河工程立即上马！”

一九六九年，南河工程真的上马了。一年以前还用“对社员负责”的理由反对治理南河的孔庆喜，如今亲自带领东关治理工程专业队，举着红旗，扛着工具，迎着朝阳，雄赳赳地跨进了劈山改河的洪流中去。

孔庆喜带领着队员们，以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顽强毅力，抗风沙、冒严寒、抡钢钎、挥铁锤。群策群力，劈开了白劳坡。他大干了一年，一九七〇年八月，南河工程胜利完工了，千年害河驯服地受着人指引，顺着大坝，穿山而过，滚滚流去。贫下中农望着那两千米大坝和一千二百亩崭新的土地，喜得两眼泪花花。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当打谷场上金色的玉米堆成山的时

候，孔庆喜双手捧着丰收粮，看了又看，掂了又掂。他提高嗓门向社员们说：“今年，咱们靠毛主席思想造了自己脑子里旧传统观念的反，才有了这个大丰收啊！咱们看见了自己的伟大前途了。”从那时，东关大队大干起来了，一年一批新工程，一个工程比一个工程大。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束缚住他们。

在东关大队对自然斗争中争来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西固壁大队干出了震动全县的大事：一百六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大队，用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劈开了四百二十米长的寨岭山，建了一条四百多米长的大石坝，顺直了松溪河，空出了老坟弯，造地七百亩。

寨岭山在西固壁人面前立了多少年？谁也说不清。老坟弯的乱石滩在西固壁人面前摆了多少年，谁也说不清。但是人们都知道，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过寨岭山是可以劈开的，老坟弯更是可以垫成好地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西固壁社员们在学大寨运动中把山看透了，把河也看透了，他们说：“什么东西挡了我们干社会主义的道，我们就搬掉它！”在一年零七个月的战斗中，西固壁的社员思想境界比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不知要高多少倍，他们的精神状态比那个“愚公”不知要好多少倍。党支部书记李七毛，住在离村三里远的云南圪，为了早日劈开寨岭山，他在山旁搭起了个茅草屋，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干在实处。李七毛上了寨岭山，全家八口人都来大战寨岭山，九岁的小儿上了寨岭山铲土，七十七岁的老父亲也拄着拐杖上了寨岭山铲土。这个在旧社会度过半辈多的老人，对儿子七毛说：“过去那年月，咱有力气也没地方使，现在新社会咱是越干越来劲，干社会主义奔头大着哩。好好